



维荣之妻

经典之作
名家译本

〔日〕 太宰治——著

郑美满——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维荣之妻

日本中篇经典

经典之作 名家译本

〔日〕
太宰治——著

郑美满——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维荣之妻/(日)太宰治著;郑美满译.—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
(日本中篇经典)
ISBN 978-7-02-013940-8

I. ①维… II. ①太… ②郑…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45834 号

责任编辑 卜艳冰 王皎娇
装帧设计 汪佳诗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63 千字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4.25
版 次 2018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3940-8
定 价 39.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目 录

维荣之妻	1
樱桃	42
雪夜的故事	53
黄金风景	62
畜犬谈	69
盲目随笔	92
富岳百景	106

维荣之妻

1

玄关处，传来慌慌张张的开门声响。闭着眼都想得到，定是我那烂醉如泥的丈夫，深夜迷途知返啦。所以不必当一回事，继续睡我的觉吧！

丈夫打开隔壁房间的电灯，哈、哈的呼吸声强烈而急促，桌子和书柜的抽屉被拉开、翻动，他似乎在找着什么。不久，听闻咕咚一响，跌坐在榻榻米上的声音。之后，除了哈、哈的急促呼吸声，便再没有其他动静。我依旧躺着。

“您回来啦！晚饭吃了没？橱子里还有饭团哟！”我说。

“谢谢！”挺斯文的回答，“孩子好吗？烧还没退吗？”他问。

这……还真是稀奇哪！这孩子啊，明年就要四岁了，也不知是由于营养不良，还是丈夫酒精中毒的缘故，或者是病毒什么的，竟长得比人家两岁的孩子还小，走起路来摇摇晃晃、蹒跚踏步；说起话呢，充其量只能呜嘛呜嘛，或咿呀咿

呀的。难道是头脑坏了吗？带他到澡堂去时，抱起他赤裸的身躯，是那样瘦小、丑陋，令人不禁悲从中来，也顾不得在众人面前，眼泪便扑簌簌地直落。孩子动不动就吃坏肚子、生病发烧，丈夫却几乎不在家，关于这些恼人事，他又能搭上什么腔？我说：“孩子发高烧呢！”他答：“喔！是吗？带去看看医生比较好吧？”然后，便披上无袖短披风，不知急着上哪儿去了。很想带孩子去求医，却是囊中羞涩，只能默默地陪着孩子睡觉，抚摸着他的头，除此之外也别无他法了。

然而，今晚是怎么啦？难得这么贴心，很稀罕地问起孩子的情形来了。我与其说高兴，倒不如说，有种可怕的预感，让人感到背脊发凉。我沉默着，什么话也没有回应。就这样子，空气中，仅有丈夫剧烈的吸吐声在飘荡。

“喂！”

纤细的女子声音自玄关处响起。我整个人如同被浸入冷水似的打起寒颤。

“喂！大谷先生！”

这回，音调稍微提高了。同时，听闻玄关的门被打开。

“大谷先生！您在家吗？”

声音听来有些生气。

丈夫于是勉强地走向玄关。

“有什么事吗？”

感受得出在他慢条斯理的口吻之下所潜藏着的惶恐不安。

“无事不登三宝殿呀！”女子压低声音说着，“好歹您也有个家，为什么要像个小偷一样呢？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开玩笑的话，也够了吧！把那个还我！不然的话，我马上报警！”

“你在说什么啊？这太失礼了吧！这里不是你们该来的地方，回去！再不回去，我要告你们了喔！”

这时，一名男子的声音加入。

“先生，您胆子可真大。这里不是我们该来的地方，那么请您到外面来！您还在说什么大话啊？怎么会没事呢？那可是我们家的钱啊！您开玩笑也要有个限度呀！到目前为止，我们夫妇为您吃了多少苦，您知道吗？这不提也罢，但今天晚上这种狗屁不通的事，您又是在搞什么名堂？先生，

我们真是错看您了！”

“敲诈！恐吓！”丈夫扯高了嗓门说道，声音不住地颤抖着，“回去！有什么事，明天再说！”

“家丑不敢外扬是吗？先生，您实在是个百分之百的恶棍！那么我想除了拜托警员，也没啥好说的了！”

这句话当头一击，叫我全身起鸡皮疙瘩，一股强烈的厌恶感笼罩着我。

“随便你！”丈夫的声音依旧激动，却似乎已有些心虚。

我从被褥上起身，穿好短褂，接着来到玄关，向两位来客致意。

“欢迎！”

“啊，这位是太太吗？”

一名穿着及膝短外套的五十多岁圆脸男子笑也不笑地对我稍稍点了点头。

旁边则是名年约四十、打扮整洁的瘦小女子。

“这样深更半夜的，很抱歉打扰了！”

女子同样笑也不笑，她取下披肩，向我回了个礼。

此时，丈夫突然自前院拖着木屐飞奔而来。

“喂！不要和那家伙说话。”

男子趁势抓住了丈夫的一只手，正巧来个短兵相接。

“放手！不然刺了喔！”

丈夫的右手中闪动着折叠刀的锐利光芒。那把刀是丈夫珍藏的东西，一直就收在他桌子的抽屉里。也难怪他刚刚一回到家便不断地在抽屉里翻找着什么，看来是早料到会发生这样的事，因此才事先备好刀子放在怀里的吧！

男子松手。丈夫于是借机袖摆一挥，如同只大乌鸦似的往门外遁去。

“小偷！”

男子大声疾呼，正打算朝外追去，我赶忙光着脚跳到地面，紧紧拉住男子。

“别追了！何必伤了和气呢？有什么事让我来处理！”

听我这么一说，一旁四十来岁的女子也跟着附和。

“对呀！老伴，疯子拿着刀子，不知会做出什么事呢！”

“可恶！来不及通知警员了。”

男子一边呆望着漆黑的天色，一边心有不甘地喃喃自语着，不过，似乎已渐渐敛下了方才的盛怒。

“实在不好意思！请进来坐吧！把事情的经过告诉我。”

我站在玄关的铺板处邀他们入内。

“或许，我可以圆满处理也说不定呀。请进来吧！请啊！里头寒碜了点，就请将就一下吧。”

两人对视一眼，随后不约而同地微微点了点头，男子的态度也软化下来了。

“再怎么，我们的态度都不会改变的。但是，把来龙去脉向太太您交代清楚也好。”

“是啊，请吧！请进！慢慢来喔。”

“哼，还慢呀？这慢慢的可说不完哪！”

男子说着，准备脱下外套。

“请穿着就好，很冷的！别多礼了，穿着吧。这屋子不暖和的。”

“那就失礼了！”

“请！太太也是，请呀！不必客气！”

女子跟在男子后头一同走进了丈夫那六叠大的房间。残破不堪的榻榻米、到处破损的拉门、摇摇欲坠的墙板、糊纸脱落露出骨架的隔扇、房角处的桌子及空荡荡的书柜，触目

所及尽是荒凉的光景，两位来客似乎都倒吸了一口气。

我请两人坐在已裂损绽出棉絮的座垫上。

“榻榻米太脏了，请坐在这上头吧！”我说着，并再三向他们两人致歉。

“初次见面！我先生就是这样，老爱惹出一堆麻烦。今天晚上也不知又做了什么对不起你们的事，对于他的鲁莽与无知，真不晓得该如何向你们道歉才好。这个人怎么会变得那样呢？”

说着说着，泪水便掉了下来。

“太太，冒昧请问您贵庚？”

男子惶惑不安地盘坐在破垫子上，手肘杵着膝盖，拳头顶着下颚，向前探出上身询问我。

“问我年龄吗？”

“嗯，您先生应该是三十岁没错吧？”

“是的。我的话，嗯……小他四岁。”

“所以说就是二十……六啰？唉，真过分。他一直都是这样吗？我的意思是，您先生也三十岁了，不该是这样的！真是让人惋惜啊。”

“从刚才起，”女子自男子的背后探出头来，“我就一直很感动。有这么贤惠的好太太，大谷先生为什么会这样呢？”

“生病吧？因为生病哪！以前不是这样的，渐渐整个人都变了。”我说着，并大大地叹了一口气。

“是这样的，太太，”男子调整语气说道，“我们夫妇俩是在中野车站附近经营小料理店的。我和我这口子都是上州人，一直以来都是老实实在地做生意，但也也许是由于太好强了吧，被村里的人视为是小气商行，生意也因此一落千丈。

“我大约是在二十年前带着妻子来到东京的，夫妇两人一同待在浅草的一家料理店里帮佣，与一般人一样，辛苦工作着。渐渐有了点积蓄后……应该是在昭和十一年吧，才来到中野车站附近租下现在这间狭窄凌乱没铺地板的六叠大小房子，自力更生地开起餐饮店，从客人们手中赚取那一元、两元的微薄吃喝费用。我们夫妻俩实实在在地经营，脚踏实地地工作着。

“或许因为积下了这点阴德吧，我之后无意间采购了大

量的烧酒、琴酒等，以至于在接下来酒粮不足的时代里，毋须像其他餐饮店一样被迫转业，而能继续经营着我们的生意。当然，能够这样子撑持下去，也是靠顾客们的捧场与支持，甚至还有一些所谓替军官找酒的人员，亦因此来到店里，从而替我们打开了销路。

“战争开始后，空袭越来越激烈频繁，我们由于没有孩子的牵累，所以也不觉得有疏散到乡下的必要。心想，就待到房子被烧毁为止吧！我们没有放弃生意，一如往昔地工作、生活着。

“总算，老天有眼，幸未蒙难，战争便结束了，真是松了一口气。其后，我们开始大举买进黑市的酒类，再将其转卖出去，简单地说，就是完全靠运气生存的人哪！而很幸运，一路走来，似乎也不曾遭遇太大的困难，或许是命运格外地眷顾我们吧。

“但是，人的一生终究是在炼狱之中的吧。所谓寸善尺魔，这是再真实不过的事了。一寸的微弱幸福身后，势必尾随着一尺的骇人邪魔。一个人的三百六十五天，哪一天不悒郁忧心？只要能有一天，不，有半天不操心啊，那就是个幸

福的人啦。

“大谷先生首次出现在我们店里的时候，似乎只穿着身久留式碎白点和服，披着件短披风。但是，其实也不仅是大谷先生，当时，即便是在东京，路上也没几个穿防空服的人。人们外出时，大抵都还是悠哉地穿着普通服装。因而，当下我们看大谷先生的打扮时，也未特别觉得邋遢或不对劲。

“那时，大谷先生并非单独一个人……对不起，在太太面前……唉，算了，纸包不住火的，就让我实话实说吧！您的丈夫带着一个徐娘半老的女人从店的厨房口进来。那段时间，我的店也同其他人的情形相同，店面的正门是终日紧锁着的，也就是当时所谓的闭门开业的商店，仅招待少数熟客自厨房口暗地出入。那时，来客们不得坐在设于土石地上的桌椅席位饮酒，也不得喧哗，只能在店里头那灯光昏暗的六叠大房间里静默地酣饮醉卧。当时的营业形态是这样的一种状况。

“而说到那个徐娘半老的女人，原本是在新宿的酒吧里当女服务生的。那个时代的女服务生，经常会带着交情较好

的客人前来喝酒，因此她也算是我店里的熟客。于心照不宣的情况下，我亦多多少少会回馈点酬金给她。

“之后，新宿的酒吧关闭，女服务生也随之遭到禁止，而由于这个女人所居住的公寓就在店的附近，所以便常常见她带着认识的男人上门，我们店里的酒也因而越来越少了。

“无论原先是多么好的客人，一旦加入了酒徒的行列，究竟是要同以前一样地欢迎他呢，还是将他视作拒绝往来户？这实在是相当为难。不过，过去的这四五年里，这女人的确是为我们带来了许多花钱不手软的客人；也因此，于义理上，只要是她所介绍的客人，我们也不好排拒，还是会照样端出好酒来迎客。

“所以，当您的丈夫被那个名叫秋子的女人悄悄地从厨房口带进来时，我们也无多思索，一如往昔地领着来客至里头六叠大的房间内坐下，并呈上烧酒。

“当天晚上，大谷先生一派正经地喝着酒，事后由秋子付账，随后两人一齐自后门离开。对我来说，那是个奇妙的夜晚，大谷先生那异常斯文优雅的举止，令我久久不能忘怀。妖魔鬼怪第一次出现在人们家里时，也都是这么默不作

声、羞人答答的模样，不是吗？而自那天晚上开始，我们便把大谷先生纳入店内的既定客人之一。

“约莫过了十天左右，大谷先生独自一人自后门进来，并冷不防地亮出一张百元纸钞。哎，那时的一百元可算是大钱哪，相当于现在至少两三千元以上的大钞呢！他竟就这样没头没脑地把钱塞到我的手上，说了句‘麻烦您了’，然后怯生生地笑着。看来是早在哪儿吃喝过了。但是，想也知道，哪有人酒力能那么强的？于是我心想，他该不会是喝醉了吧？可是，看他依旧拘谨自持、正经八百地说着话，而且，无论喝了多少，都未见他步履踉跄，显出醉态。人届三十上下，正所谓血气方刚之时，亦是酒力最旺盛的年纪。不过，能像他这样的，还实在罕见哪。那天晚上的事，再怎么看，都像是来真的一般。他就这么闷不吭声地在我们家接连喝下了十杯烧酒。而不管我们夫妇跟他说什么，他都仅是腼腆地笑了笑，嗯、嗯地含糊点点头罢了。直到最后，才突然跳起来询问时间。我于是说，该找钱给你了吧！他却回答，不，不必了。我坚持推拒说这样不行。他笑了笑，说：‘那就保留到下次吧！我还会再来。’随后便离开了。

“但是太太啊，您可知道，我们从这个人那里收的钱，从头到尾，竟就只有当时那么一次而已。之后，便完完全全都被这人给愚弄了。这三年里，他一毛钱也没付过，直到现在，我们的酒几乎都要被他一个人给喝光了。您说说看，这吓不吓人啊？”

我不由自主地噗地一声笑了出来。不知为何，就是感到莫名的可笑。我连忙遮住嘴，却见老板的太太竟也不住地低头窃笑着，随之，甚至连老板自己也摇头苦笑了起来。

“唉，其实这一点也不好笑，只不过实在太令人震惊了。事实上，凭他这样的本事，若是能用在正当的途径上，当个大官、当个博士、当什么都绰绰有余的。我想，肯定不止我们夫妇吧？被他这人给盯上，变得身无分文，只能在寒夜里暗自哭泣的，铁定大有人在。

“而关于秋子这个女人，实际上，她和大谷先生认识也没多久。前些时候，她才自情夫那儿逃出来，身无分文，只能勉强栖身于穷人平房内的污秽一隅，过着乞丐般的生活。当秋子结识大谷时，还曾提到大谷的可怜景况。对我们来说，那可真是天方夜谭啊。首先，他的来头就令人吃惊，什